

莊子翼

經名：莊子翼。明人焦竑撰。八卷，附錄一卷。底本出處：《萬曆續道藏》。參校本：明萬曆十年刊本（簡稱明本）。

莊子翼附錄

莊子列傳

莊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嘗為蒙漆園吏，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同時。其學無所不閱，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漁父、盜蹠、肚筐以詆訛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，皆空言無事實，然善屬書離辭，指事類情，用剝削儒墨，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為相。莊周笑謂楚使者曰：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，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。當是之時，雖欲為孤豚，豈可得乎？子亟去，無污我，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，無為有國者所羈。終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

莊論 阮籍

伊單閼之辰，執徐之歲，萬物權輿之時，季秋遙夜之月，先生徘徊翱翔，迎風而遊，往遵乎赤水之上，來登乎隱堂之丘，臨乎曲轅之道，顧乎泱泱之州，恍然而止，忽然而休。不識曩之所以行，今之所以留，悵然而無樂，愀然而歸白素焉。平晝間，居隱几而彈琴。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，共議撰辭合句，啟所常疑，乃闕鑒整飭嚼齒，先引推年，躡踵相隨俱進，奕奕然步，肪肅然視，投跡蹈階，趨而翔至，差肩而坐，恭袖而檢，猶豫相林或作林，莫肯先占。有一人，是其中雄桀也，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：吾生乎唐虞之後，長乎文武之裔，遊乎成康之隆，盛乎今者之世，誦乎六經之教，習乎吾儒之迹，被沙衣，冠飛翮，垂曲裙，揚雙鵠有日矣，而未聞乎至道之要，有以異之於斯乎？且大人稱之，細人承之，願聞至教，以發其疑。先生曰：何哉子之所疑者？客曰：天道貴生，地道貴貞，聖人脩之以建其名。吉凶有分，是非有經，務利高勢，惡死重生。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。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莊子生，以天地為一物，以萬類為一指，無乃激感以失貞而自以為誠是也。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，俛而微笑，仰而流盼，噓噏精神，言其所見曰：昔人有欲觀於閭峰之上者，資端冕服驂騮至乎崑崙之下，沒而不反。端冕者，常服之飾，驂騮者，凡乘之耳，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，遊玄圃之中也。且燭龍之光，不照一堂之上；鐘山之日，不談曲室之內。今吾將墮崔巍之高，不衍謾之流，言子之所由，幾其口而獲反乎？天地生於自然，萬物生於天地。自然者無外，故天地名焉。天地者有內，故萬物生焉。當其無外，誰謂異乎？當其有內，誰謂

殊乎？地流其燥，天抗其濕；月東出，曰西入；隨以相從，解而後合；升謂之陽，降謂之陰；在地謂之理，在天謂之文；蒸謂之雨，散謂之風；炎謂之火，凝謂之冰；形謂之石，象謂之星；朔謂之朝，晦謂之冥；通謂之川，回謂之淵；平謂之土，積謂之山。男女同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不相射，水火不相薄，天地合其德，日月順其光，自然一體則萬物輕其常。入謂之幽，出謂之章，一氣盛衰，變化而不傷。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，天地日月非殊物也。故曰：自其異者視之，則肝膽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視之，則萬物一體也。人生天地之中，體自然之形。身者，陰陽之精氣也；性者，五行之正性也；情者，遊魂之變欲也；神者，天地之所以馭者也。以生言之，則物無不壽；推之以死，則物無不夭。自小視之，則萬物莫不小；由大觀之，則萬物莫不大。殤子為壽，彭祖為夭。秋毫為大，泰山為小。故以死生為一貫，是非為一條也。別而言之，則鬚眉異名。合而說之，則體之一毛也。彼六經之言，分處之教也；莊周之云，致意之辭也。大而臨之，則至極無外；小而理之，則物有其制。夫守什五之數，審左右之名，一曲之說也；循自然，性一作佳天地者，寥廓之談也。凡耳目之耆，名分之施處，官不易司，舉奉其身，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。然後世之好異者，不顧其本，各言我而已矣。何待於彼殘生害性，還禹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。目視色而不頭耳之所聞，耳聽聲而不待心之所思，心奔欲而不過性之所安，故疾疹萌，則生不盡，禍亂作，則萬物殘矣。至人者，恬於生而靜於死，生恬則情不惑，死靜則神不離。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，從天地變而不移，生究其壽，死循其宜，心氣平治，不消不虧。是以廣成子處空同之山，以入無窮之門。軒轅登崑崙之阜，而遺玄珠之根。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，而離本者雖與永存也。馬夷不遇海若，則不以己為小；雲將不失問於鴻濛，則無以知其少。由斯言之，自是者不章，自建者不立。守其有者，有據。持其無者，無執。月弦則滿，日朝則襲。《咸池》不留陽谷之上，而懸之後將入也。故期得者喪，爭明者失，無欲者自足，空虛者受實。夫山靜而谷深者，自然之道也。得之道而正者，君子之實也。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，明著是非者危於身，脩飾以顯潔者惑於生，畏死而榮生者失一作亂其貞。故自然之理不得作，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，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，兢逐趨利，舛倚橫馳，父子不合，君臣乖離。故復言以求信者闕，下之誠也；克己以為人者，廓外之仁也。竊其雉經者此句誤，亡家之子也；剗腹割肌者，亂國之臣也，曜菁華被沆瀣者，昏世之士也；履霜露蒙塵埃者，貪冒之民也。絜己以尤世，脩身以明垮者，誹謗之屬也。繁稱是非，背質追文者，迷罔之倫也。誠或作成非媚悅以各求孚，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，桀紂之終也；含菽采薇交餓而死，顏夷之窮也。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，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燦也。故至道之極，混一不分，同為

一體，乃失無問。伏羲氏結繩，神農教耕。逆之者死，順之者生。又安知貪墜之為罰，而貞白之為名乎？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。大均淳固，不貳其紀，清靜寂寞，空豁以俟，善惡莫之分，是非無所爭。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。儒墨之後，堅白並起，吉凶連物，得失在心。結徒聚黨，辯說相侵。昔大齊之雄，三晉之士嘗相與明目張膽分別此矣。咸以為百千之生難致，而日月之蹉無當。皆盛僕馬、脩衣裳、美珠玉、飭帷牆，出媚君上，入欺父兄，矯厲才智，兢逐縱橫，家以慧子殘，國以才臣亡。故不終其天年，而大自割繁其於世俗也。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，復或作欲萬數竅一作物相和，忽焉自己。夫鴉之不存，無其質而濁其文，死生無變，而龜之是寶，知吉凶也。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，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之。夫別言者，懷道之談也。折辯者，毀德之端也。氣分者，一身之疾也。二心者，萬物之患也。故夫夫東馬軾者，行以離支一作交，慮在成敗者，坐而求敵。瑜阻攻險者，趙氏之人也。舉山填海者，燕楚之人也。莊周見其若此，故述道德之妙，叙無為之本。寓言以廣之，假物以延之，聊以娛無為之心，而逍遙於一世。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。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，無所逆之。故公孟子衣繡而見，墨子弗攻中山，子牟心在魏關而詹子不距。因其所以來，用其所以至，□而泰之，使自居之。發而開之，使自舒之。且莊周之書，何足道哉？猶未聞夫大始之論，玄古之微言乎？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，物無所毀而神以清二形神在我而道德成，忠信不離而上下平。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說，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，而口發不相須也。於是二三子者，風搖波蕩，相視□脉，亂次而退，□跌失迹，隨而望之耳或茸其。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，喪氣而暫愧於衰僻也。

莊子論上 王安石

世之論莊子者不一，而學儒者曰：莊子之書務詆孔子，以信其邪說，要焚其書，廢其徒而後可。其曲直固不足論也。學儒者之言如此，而好莊子之道者曰：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，而能信其道者也。彼非不知仁義也，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己。彼非不知禮樂也，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。故老子曰：道失後德，德失後仁，仁失後義，義失後禮。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，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，故薄之云耳。夫儒者之言善也，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。好莊子之言者，固知讀莊子之書也，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。昔先王之澤，至莊子之時竭矣。天下之俗譎詐大作，質朴並散，雖世之學士大夫，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。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，奪攘乎利害之際！趨利而不以為辱，損身而不以為怨，漸漬佑溺以至乎不可救已。莊子病之，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。其心過慮，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，故同是非、齊彼亂我、一利害，則以足乎心為得，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。既以其說

矯弊矣，又懼來世之遂寶吾說，而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也，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。故其篇曰：《詩》以道志，《書》以道事，《禮》以道行，《樂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陰陽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• 由此而觀之，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。又曰：譬如耳、目、鼻、口皆有所用，不能相通，猶百家眾技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。用是以明聖人之道，其全在彼而不在此，而亦自列其書於宋妍、慎到、墨翟、老聃之徒，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，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，非大道之全云耳。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，而存聖人之道乎？伯夷之清，柳下惠之和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。莊子用其心，亦一聖人之徒矣。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，蓋其矯之過矣。夫矯枉者，欲其直也。矯之過，則歸於枉矣。莊子亦曰：墨子之心，則是也。墨子之行，則非也。推莊子之心，以求其行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。後之讀莊子者，善其為書之心，非其為書之說，則可謂善讀矣。此亦莊子之所顧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。今之讀者挾莊以護吾儒曰：莊子之道大哉，非儒之所能及知也。不知求其意，而以異於儒者為貴，悲夫。

莊子論下

學者詆周，非堯、舜、孔子。余觀其書，特有所寓而言耳。孟子曰：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意，以意逆志，是為得之。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，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。周曰：上必無為而用天下，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。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，故窮而無所見其材。孰為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，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。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，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。夫以周之才，豈迷出處之方，而專畏犧者哉。蓋孔子所為隱居放言者，周殆其人也。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，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。夫中人之所及者，聖人詳說而謹行之。說之不詳，行之不謹，則天下弊。中人之所不及者，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，不略而詳則天下惑。且夫諄諄而後喻，曉曉而後服者，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。惜乎，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。

莊子祠堂記 蘇軾

莊子，蒙人也。嘗為蒙漆園吏。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。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，求文以為記。謹按《史記》莊子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同時，其學無所不闢，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皆寓言也。作《漁父》、《盜蹠》、《肚筐》以詆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衛。此知莊子之粗者。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，要不可以為法耳。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，其僕揉箠而罵曰：隸也，不力門者出之。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，以僕為不愛公子，則不可以為事，公子之法亦不可。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，陽擠而陰助之，其正言蓋無幾，至於詆訾孔子，未嘗不微見其意，其論天下道術，自

墨、莊、禽滑釐、彭蒙、慎到、田駢、關尹、老聘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，而孔子不與，其尊之也至矣。然余嘗疑《盜跖》、《漁父》，則若真詆孔子者，至於《讓王》、《說劍》皆淺陋不入於道。反而觀之，得其寓言之終曰：陽子居西遊於秦，遇老子。老子曰：而睢睢，而吁吁，而誰與居？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陽子居蹴然變容。其往也，舍者將迎其家，公執席，妻執巾，櫛舍者避席，煬者避黿。其反也，舍者與之爭席矣。去其《讓王》《說劍》《漁父》《盜跖》四篇以合於《列禦寇》之篇，曰：列禦寇之齊，中道而反，曰：吾驚焉，吾食於十漿，而五漿先餽，然後悟而笑曰：是固一章也。莊子之言未終，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，余不可以不辨，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，非莊子本意。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。

贈別 潘佑

莊子有言曰：得者，時也。失者，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一及樂不能入也。佑常佩服於斯言，夫得者謂如人之生也。自一歲、二歲至於百歲，自少而得壯，自壯而得老，歲數之來，不可卻也。此豈非得之者時也？失之者，亦如一歲、二歲至于百歲，若暮之失早。今之失昔，從壯而失少，從老而失壯，行年之去，不可留也。此豈非失者順也。天下之事皆然也。來不可避，去不可留。故安時而處順，一及樂不能入也。達人知我無奈物何，物亦無可奈我何，兩不相干，故泛然之也，故浩然之也，乃自然之也。不知其然而然，故其視天下之事，如奔車之歷蟻埋也，值之非得也，去之非失也，安能分得失於其間，結哀樂於其會邪？如人一歲、二歲至于百歲，其間得失哀樂，雜然繁苛，當其時哀則戚戚而不可解，樂則熙熙而不可易。及其過而思之，乃覺覺亦夢也。則向之熙熙、戚戚，亦何妄哉。則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也。今之失何足介舊邪？燕之南，越之北，日月所生是為中國，日月東西出沒者，是為晝夜。其間含齒戴髮，粒食衣璽者，是為人；一性之動，是為太易。言性移易不定也。或為人，或為異類，在性之所好而已。剛柔動植云云而無窮者，是為物以聲相喚，是為名倍物相聚，是為利彙首。而云云，是為事事往而記之於心。或為喜，或為悲，或為恨，其名雖眾然皆一心之變也。始則無物，終復何有哉？於是分彼我。彼謂我為彼，我謂彼為彼，彼自謂我，我亦自謂我，使其交相指皆彼也，自指射皆我也，然終不知誰為彼，誰為我也？雖聖人不能定之。且強為之治焉。於是有或名商周，或名秦漢。冶筠穀之膚，舒而裁之謂之簡牋。束毫末而染丹墨而縱橫之，謂之文。聚云云之事而錄之，謂之典籍。後人視之謂之稽古。世世相倣而不知休息，或至於道，或溺於心，謂之曰學。或曰自古及今營營於其間者，惟共一晝爾。一晝之間而營萬世之務，何異乎？覺而憂夢，夢而憂覺也。日月星辰，丘陵山澤如故也。含齒戴髮、剛柔動植者云云而不已也。

往所謂商、周、秦、漢，或爭而得之者，或爭而失之者，今何有焉？今予視之，真覺之視夢也。豈若體道安性而清虛為任哉。天下之事，其未至也，無狀也。方今無住也，已往無物也。予今營營復何求邪？然而貪慾而好利，擊心於得失者，跼促若轅下駒，安得懸解？如列子能言，如莊周者發言，如雷注耳，如風焚天下之轅，釋天下之駒，浩浩然復歸無物至於無言歟？僕舊之所言如此，足下之行也。錄以贈行足下跼促之甚者，其心已病矣，聞吾此言病其廖乎。

雜說 王雱

聖人有議論無辯，諸子有辯無論議。論者論說而止，議者議評而止，辯者辯其事之是非如何耳。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勿論。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義，聖人有論也。《春秋》議而不辯。《春秋》經世之邇，第議而已。聖人有議也。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，豈若衆人務辯以相示歟。莊子之書，兩言罔兩之間，影以影之為影，似待乎形，而實不相待也。而不亦者，以起坐俯仰為在形，豈知影實不待於形歟？夫以影必待形，形必待造物者，是不能冥於獨化耳。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，形之不待造物，極於無有而已。故曰：惡識其所以然不然。莊子以其自適，則言夢為蝴蝶；以其自樂，則言如魚之樂。以蝴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，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。所以寓其自適自活之意於一物，在於《齊諧》萬物也。

卮言，不一之言也。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，故曰：日出言不一，而出之必有本。故曰：和以天倪。天倪，自然之妙本也。言有其本，則應變而無極。故曰：因以曼衍。言應變無極，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，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。故曰：所以窮年。此周之為言，雖放縱不一，而未當離於道本也。故郭象以周為知本者，所謂知莊子之深也。

萬物之所道者，道也。道者，物之所道，而有不在，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，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，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，亦各有所取。而此莊周之為書，而言及鯤鵬、蜩鸞、斥鷃、鷦鷯、螳、羊、蝶、馬、牛、山、木之類也。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，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。木有天地也，先天地生而不為久；自古以固存也，長於上古而不為壽。萬有不同，謂之富。不同同之，之謂大富。有之謂大業。此聖人也。

有形然後有名，有名然後有分，有分然後有守。莊子曰：形名已明，分守次之。

莊子所謂不折鎬，不怨飄瓦，與夫不怒虛舟之意同也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，是以孔子欲無言也，則曰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非體道者，孰能與此。

率性者，自然也。脩道者，使然也。自然者，天也。使然者，人也。在自

然之中者，有也。在使然之外者，無也。人安能奪其所有，益其所無哉？故所有者，性也。所無者，莊子之所謂侈也。德者，己之所有也。於己之所有，人益之是侈也。故曰：駢拇枝指出乎性哉，而侈於德，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。

君子之迹有窮通，聖人之道無鈍利。民之所見者，然也。君子之邊有窮通，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。故曰：窮亦樂，通亦樂，以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也。

莊子曰，無以故滅命，人道之謂故，天道之謂命。

道譬則歲也。聖譬則時也。莊周所以作《秋水》而言時至者，當其時而已。奈曲士指此而非之，宜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冰，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。

莊子曰，顏回忘仁義矣，未能忘禮樂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，是仁義不如禮樂也。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，仁義內也。未能忘外，禮樂外也。內外忘然後能坐忘。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。

聖人以必不必，眾人以不必必。何謂也？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必不必也。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以不必必也。莊子之言，有與聖賢相似者，不可全非而已矣。

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，不自有我而我常在，迫之而後動，不得已而後起，非有意而動也，非有我而起也，亦曰應之而已。、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？荀子精於道者，物物之言相合也。靜者，本也。動者，末也。靜與物為常，動與物為應者，聖人也。靜與物為離，動與物為構者，眾人也。聖人物物，眾人物於物，如斯而已矣。

孔子曰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莊周曰，道不可致。孔子曰，中庸之為德也，其至矣乎。莊子曰，德不可至。何也？曰：孔子言其在人，莊周言其在天。以其在天，則自然之道奚由致，而自得之？德奚由至，以其在人，則深造之道不致，何由得道？曰新之德不至，何由得德？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，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至。

莊周之書，究性命之幽，合道德之散，將以去其昏昏，而易之以昭昭。此歸根復命之說，剖斗折衡之言，所以由是起矣。雖然道於心而會於意，則道問而無應，又奚俟於言者歟？蓋無言者，雖足以盡道之妙；而不言者，無以明故不得已。而後起感而後動，迫而後應，則駕其所說，而載之於後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忘象，得象則忘言。此亦莊周之意有冀於世也。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，以其失於真性也。古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，息其外慮，心與太虛齊，道以陰陽會，以天地為一朝，以曠代為一府，無人非為異，故物不得而親，不得而疏，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，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。

莊子曰：古之真人過而弗悔，當而不得，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。過而不自以為悔，與天同也。若其與人同者，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。人皆仰之者矣。冬而燠，夏而寒，天地之過也。天地且有過，死聖人乎。大恐之謂懼，小恐之謂揣。莊子曰大恐漫漫，小恐揣揣。

莊子之書，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，其近聖人也，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。讀聖人之說，亦足以及此。不足以及此，而陷溺於周之說，則其為亂大矣。

夜氣存者，萬慮息也。不定以存者，謂不能朝徹也。能朝徹，則所謂復德之本也。

神有甚於聖，而鼓舞萬物者神也。與萬物同憂者，聖也。神不聖則不行，聖不行不藏。莊周之言，尚神而賤聖，矯枉之過也。

莊子曰，自本自根。本者，一在於木下。根者，木止於艮旁。本出於根，而根附於本。相須而生也。故本者，命也。根者，性也。老子曰：歸根曰靜，以言性也。靜曰復命，以言本也。

莊子之書，有言真人、至人者。以真者謂乎其性也，至者人道之至也。

明者，神之散；神者，明之藏。是明由神之所致也。故曰明不勝神。

老子曰：天門開闔。莊子曰：天門無有，以其萬物由之而出，故曰開闔。以其萬物由之而藏，故曰無有。莊子之言滓溟者，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。萬物芸芸而生成於中，所謂不見其極也。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，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。故曰大備矣。莫若天地，然奚求焉。而大備矣，萬物亦備於我身，而我非外更役物也。故曰知大備者，無求如此，則自得而不遣於道也。安能舍己而逐物歟？故曰無失無棄，不以物易己也。

莊子有曰有名有實，是物之居者，所謂在體為體，在用為用，而萬物之所由是也。無名無實，在物之虛者，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也。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，無言無意而道所以親也。

莊周之書，載道之妙也。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，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。豈非不本於道乎？夫道，海也；聖人，百川也。道，歲也；聖人，時也。百川雖不同，而所同者海。四時雖不同，而所同者歲。孔、孟、老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，而要其歸，則豈離乎此哉。讀莊子之書，求其意而忘其言，可謂善讀者矣。

莊子九論

李士表元卓

夢蝶根

萬物同根，是非一氣。奚物而為周，奚物而為蝶。認周以為非蝶，是未能忘我也。執蝶以為非周，是未能忘物也。物我對待萬態紛紜，謂彼不齊皆妄情

爾不知物。自無物，雖蝶亦非我，自無我，雖周亦幻，屍容有分也。栩栩然而夢為蝶，即蝶為周。蓮蓮然而覺為周，即周無蝶。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。夫覽一身而私膠萬物，而執以形開之，覺而為事之，實，以魂交之，寐而為夢之虛。不知一夕之覺，夢，一形之開闔是也。一形之開闔，一性之往來，是也。一化為物，戚然而惡；一復為人，忻然而樂。物固奚足惡，人固奚足樂，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。一犯其形，竊竊然而私之，妄也。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，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。夢不知覺，故不以夢為妄。覺不知夢，故不以覺為真。周不知蝶，故不以蝶為非。蝶不知周，故不以周為是。故凡有所觸處，昔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，而吾心未始有知焉。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，寓夢蝶之莊周，以卒齊物之意。噫。舉世皆寐，天下一夢也。櫟社之木以夢告人，元君之龜以夢求免，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，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，華胥以夢遊帝，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，知其幻而非真也。何獨於此不然。彼致道者，疏以通其得靜以集其虛，誠以生其神寂以反其照，將視世間得失、是非、貴賤、成敗、生死，真夢幻爾，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。古之真人其寢不夢，其覺無憂，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為寓言。

解牛

即無物之自虛者，覆萬化而常通。執有物之為實者，應一塗而亦泥然。物本無物，其體自離，道無不通，安所用解。而謂之解牛者，離心冥物而未嘗見牛，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。解牛於無解乎？且以刀則十九年，歷陰陽之數，不為不久。以解則數千牛，應世變之，故不為不多。疑若敝矣。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者，蓋執跡則瞬息已遷，操本則亙古不去。妙湛之體，在動而非搖，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。意者一身已幻，孰為能奏之刀；萬物皆妄，孰為可解之牛。有刀則能以存，有牛則所以立。物我既融，能所斯泯，浮游乎萬物之祖，其虛莫之得也。故能未嘗批而大郡自離，未嘗導而大窾自釋，未嘗爭而同然者自固，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自宜，瓦大瓠乎？以是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，動刀甚微而無兢物之心，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，提刀而立而無逐物之逝。其用之終，又將善刀而藏之，復歸於無用矣。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。雖然，至道無在而在，妙用非應而應在，手應觸而觸，不知手在；肩應倚而倚，不知肩在；足應履而履，不知足在；膝應畸而畸，不知膝在。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，大用無擇而咸其自爾。此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矣。一將有見牛之心，則有解牛之累。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。此良庖以其割，故歲更刀，族庖以其折，故月更刀也。是刀也非古非今，時不能攝；非長非短，數不能囿；非新非故，化不能移；非厚非薄，質不能定。本然之剛，不煅而堅；湛然之用，不淬而明。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，而族庖每見其難為也。以道冥之，在解無解，非碼則解亦不知。在

得無得，非解則得亦不立。以庖丁而視族庖者，解其得也。以族庖而視庖丁者，得其解也。解得俱遣，虛而已矣。切原莊周之意，託庖丁以寓養生之主，次養生於齊物逍遙之移。夫何故物物皆適，囿於形體之累者，不能逍遙。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，不能齊物。以是實實然與物靡刃於膠擾之地，其生鮮不傷矣。惟內無我者，故能逍遙於自得之場。惟外無物者，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。夫然體是道而游於萬物之間，彼且烏乎礙哉？故莊周以是起解牛之喻，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。

藏舟

自物之無而觀之，真常湛寂，一旦古而不去。自物之有而觀之，大化密移交臂而已。失達此者，即其流動之境，子乎不遷之宗。夫然遊塵可以合太虛，秋毫可以約天地，寄萬化於不化之有，宜使負之而走，將安之乎。昧此者，覽其有涯之生，託乎必逝之地。夫然而停燈者，前焰非後焰。比形者，今吾非故吾。雖使執之而留，皆自冥冥中去矣。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於壑澤之喻。夫壑與澤虛明之用，所以屍造物之無心，舟與山，動止之物，所以屍有形之有體，道一而已。一固無方，壑之與澤為有方矣。一固無體，舟之與山，為有體矣。夫一隨於動止而遊於有方，一味於虛明而囿於有體，則一者自此而對矣。有盛而衰為之對，有新而故為之對，有生而死為之對。一則無二，故獨往獨來，而無古無今，對則有耦。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，是故以火藏火一也，藏之水則滅；以水藏水一也，藏之土則湮。又昆以舟山且有體矣，壑澤且有方矣，挈而藏之且有心矣，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，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。雖然，不物者乃能物物，不化者乃能化化。若驟若馳，且狙於一息，不留之間，化故無常也。我知之矣。此特造物者愚羣動而有心者，所以妄存亡也。是心存則物存，是心亡則物亡。方其藏之壑澤，心之所見自以為固矣。不知此纖毫未嘗立，俄而失之。夜半心之所見，自以為去矣。不知此纖毫未嘗動，惟知夫大定持之者，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逐而皆存。夫物之所不得逐而皆存之處，乃萬物之所繫一化之所待。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，以此。夫天下者，萬物之所一也。而人者又萬物之一耳。誠其得一之全，故知萬化之未始有極者，動無非我，則夭老。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。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，其樂可勝計邪？古之人嘗言之矣，萬物皆備於我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是樂也，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且宅爾，陳人爾，與物周遊於造化之逆旅爾，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。

坐忘

心非汝有，孰有之哉？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。身非汝有，孰有之哉？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。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，則聰明烏用黜。知身無身而萬象皆

吾身，則支體烏用墮。況於仁義乎，瓦於禮樂乎，若然動靜語默，無非妙處；縱橫逆順，無非大游，孰知其為忘也邪？不然厭擾而趣寂，懼有以樂無，以是為忘，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。夫回幾於聖人，而未盡過於！衆人而有餘。順一化之自虛了乎。無物者，聖人也。隨眾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，衆人也。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，擊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，此顏回所以坐忘乎？反萬物流轉之境，冥一性不遷之宗，靜觀世間，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，寂照靈源則支體聰明；舉皆幻識，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；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，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，妄者執以為名。支體聰明識不自識，幻者認以為識。知身本於無有，則支體將自墮。必期於墮之者，未離於身見也。知心本於不生，則聰明將自黜。必期於黜之者，未離於心見也，且支體聰明之尚無，則仁義禮樂之安有？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，今也無知，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，今也無見。茲乃坐忘乎？然既已謂之忘，仲尼不容於有問，顏回不容於有應，亦安知一毫之益，亦安知一毫之損，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為未，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為至已乎？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，汶者之忘水，人之忘道術，魚之忘江湖，亦忘也。即梳而觀得者之忘形，利者之忘真，怒臂者之忘車轍，攫金者之忘市人，亦忘也。將以彼是而此非乎，道無是非；將以彼真而此偽乎，道無真偽。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，損實而集虛者示，吾知其忘猶未忘也。使進此道，不忘亦忘。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，又奚貴忘。

壺子

神之妙物者，未嘗顯妙；物之受妙者，未嘗知妙，是之謂神。彼巫則誣神之言，以死生存亡、禍福壽夭而告於人者，其驗雖歲月、旬日之可期，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。既已謂之神巫，而又曰季咸者，以寓物之妙，而有感者也。且咸則有感而感，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，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，故死生存亡、禍福壽夭者，妄名起矣。名既已妄，又妄見之，見既愈妄，又妄言之。世之滯於相，而不能冥妄者，又妄受之。直以是為真，故棄而走也。雖列子猶見之，而心醉以其未能剝心也。以其道之至於壺子，以其未能絕學也。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夫壺者，以空虛不毀為體，以淵明不測為用。子則有出母之道以應世者，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。季咸則有心而感者，故每入則皆曰見。壺子則無心而應者》，故每至則皆曰示。彼無心者，踐形於無形之表，彼安得而相之；超數於無數之先，彼安得而知之。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，見之處直以為死生，若是而莫之逃也。故始也示之以地文，則歎之以其死。次也示之以天壤，則幸之以其生。不知死本無死，心滅則死；生本無生，心生則生。形之死生，心之起滅。心之起滅，見之有無也。至人未始有心，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與陰同德，彼亦不得而見也，必示之以地文，而文者物之

所自雜也。與陽同波，彼亦不得而見也，必示之以天壤，而壤者物之所自全也。示之以太沖，遂以為不齊焉。地文則陰勝陽，天壤則陽勝陰，太沖則陰陽之中，莫勝則天地之平也。萬法一致，本無高下，彼見不齊焉。然三者皆謂之機。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，故得而見之也。示之以未始出吾宗，則示出於無所示矣。彼以實投我，而此以虛，彼以有受我，而此以無。彼之起心，役見為有盡，此之離人，藏天為無盡，以有盡相無盡，殆已。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，追之而滅也。雖然，壺子之告列子且曰：是見吾杜德機。又曰，殆見吾善者機。又曰，是見吾衡氣機。皆曰吾者，猶且立我，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，不知其誰何？雖吾亦喪之，示之者其誰邪？相之者其誰邪？故逃也。壺子之心太虛矣。太虛之體，空明妙湛，總持萬有。飾之以榮華而不留，揮之以兵刀而不傷，沃之以水而不濡，燎之以火而不焚。一以是故示。壺子之心，弔之以死，受之而不惡；慶之以生，受之而不悅；名之不齊，受之而不爭。彼卒自失而滅，亦不以為騰而得，亦以是虛示。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。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，故能感而遂通，惟退藏於密，故能吉凶與民同患。一將出其宗，敝敝然以天下為吾患，役千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，使人得而相汝，可乎此古之應帝王者，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。

玄珠

赤水之北，源含陽而不流；崑崙之丘，體安靜而不撓。以昆性之自本者，南望則交物而起見，還歸則涉動而旋復。以瓦性之反太者，性夫一開，塵境並起，既湛人偽，遂遠大道，玄珠其遺乎？然性不可因人而知，使之者又其誰邪？性不可有心而知，索之者又其誰邪？夫使之而非集虛也，索之而非默契也。是三子者智窮乎所欲知，目竭乎所欲見，口費乎所欲言，而道終弗得。夫何故游塵聚塊，妙道皆存，瓦礫糠粃，至真咸在。近不間於眉睫，遠不離於象先。流出乎方寸之境，縱橫乎日用之際。追之則冥，山在前而愈遠，問之則大，塊非遷而盡迷，以其索之不得故也。且性本無知，而知非知也；性本無見，而見非見也；性本無言，而言非言也。即知是性，以知索知，反為知迷。即見是性，以見索見，反為見得。即言是性，以言索言，反為言縛。謂之象，似有而非有也。謂之罔，似無而非無也。去智而迷者靈，去見而得者徹，去言而縛者解，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。方其探入道之本，則聖如黃帝，有望乃遺；愚如象罔，無心乃得。及其冥大道之原，則一性無性，在得非聖；一真無，真在失非凡。向也遺之黃帝，亦無一毫之虧；今也得之象罔，亦無一毫之得。一旦古互今而獨露真常，大感大靈而咸為覺性，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為非，而象罔之得為是也。故雖黃帝特異之。

濠梁

物之所同者，同乎一。一之所同者，同乎道。道之所致，無所從來。生者自生，而生本無生。形者自形，而形本無形。凡森布於貌象、聲色之間者，無不具此道。我於物奚擇焉。一性之分，充足無餘，一天之遊，逍遙無累。物與我咸有焉。惟契物我之知者，於此蓋有不期知而知，其妙冥契，其理默會，神者先受之。有不能逃遊其先者，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。夫出而揚游而泳，無濡沫之個，無網罟之患，從容乎一水之中者，將以是為魚之樂乎？以是為樂，《齊諧》且知之矣，又奚待周而後知？蓋魚之所樂，在道而不在水。周之所知，在樂而不在魚。惟魚忘於水，故其樂全。惟周忘於魚，故其知一。至樂無樂，魚不知樂其樂；真知無知，周不期知而知。然莊周以是契之於無物之表，蓋將無言；惠子嘗交于莫逆之際，蓋將無問。莊子於此非不能默，惠子於此非不能悟，以謂非問則周之言無所託，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。直將松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為兩者之蔽示。將物自有其物，則周固非魚矣，是安知我而知魚之為樂也邪？將我自有其我，則魚固非周矣，是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邪？知與不知皆道之末，此周所以請循其本也，其本未嘗不知昔人嘗言之矣。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無不同也。在我者蓋如也，視死如生，視富如貧，視周如魚，視人如豕，視我如人。在物者蓋如也，如則物物皆至，游無非妙處，奚獨濠梁之上也哉？如則物物皆真，樂無非天和，奚獨儵魚之樂也哉？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，然作秋水之篇，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，次之以蟲夔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，又安知物之所以一，則樂之所以全。故周託儵魚之樂，以卒其意，而至樂之說，因此而作也。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，常見於其言矣。曰奚樂，奚惡？

墜車

執物以為有，所見者誠車矣。認我以為實，所知者誠墜矣。知見立而乘墜分，庸詎無傷邪？彼醉者之全酒，知以之泯，見以之冥，乘不知有車，墜不知有地，身不知有觸，觸不知有傷。凝然無所分焉。且暫寄其全於酒者，猶足以外死生而忘驚懼，死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？天下一車示，託而乘其上者，內開知見之營營，外逐幻化之擾擾，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，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。一開其受萬態俱入，猶醒者之睹車覆，且得無傷乎？雖然，探形之始，則天地與我並生。原數之先，則萬物與我為一。奚物而謂車？奚物而謂人？奚物而謂墜？奚物而謂傷？且心與物對，則開天而人；心與物冥，則離人而天。機械去而所循者，天理也，適莫融而所體者，天均也。行而無跡是謂天遊，動而無吵是謂天機。舉不足以憂之者，天樂也。舉不足以美之者，天和也。以是相天，無所助也以是事天，無所役也。夫是之謂全於天。彼其視得失、一及樂、死生、通猶醉者之墜車矣。嘗原周之意，以是說於達生之篇者，以謂有生者必

盡。有盡者必生，知夫生本無生，故曰內觀。無心外觀，無身泛觀，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，養其氣而不耗，合其德而不離，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為，奚往而非天哉。形全於天而形形者，未嘗有；耳全於天而聲聲者，未嘗發；目全於天而色色者，未嘗顯；口全於天而味味者，未嘗呈；夫是之謂全於天。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，又次之以復條者不折鎔，又次之以技心者不怨飄瓦也。其何故也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，我自無我何心於物，物我未始有分也。故墜者不傷，警者不折，飄者不怨，一天之自虛矣。然則以其對人，故謂之天。一性無性，死有天乎？以其對開，故謂之藏，一天無天，配有藏乎？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？

道術

昔之語道者，以謂道烏乎在？曰無乎不在。期之以在邪？古之人嘗言之矣。在古無古，在今無今，在陰非陰，在陽非陽，在遠不離眉睫，在近獨高象先，在聚而流出萬有，在散而收斂一毫。道果在有哉？期之以在無邪？古之人嘗言之矣。在天而天，在地而地，在谷滿谷，在坑滿坑，有在于螻蟻，有在于瓦礫。道果在無哉？無不在無，名謂之無，而真無不無也。有不在有，名謂之有，而真有不有也。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。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，不敢以形數擬，不敢以眇域睨，即其亙古今而自成，入散殊而皆一者，強名之曰古。人之大體，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，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，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，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。神明得之而降出，帝王得之而生成，天人得之不離於宗，神人得之不離於精，至人得之不離於真。聖人以是而變化，君子以是而慈仁，以是為法名操稽之數，以是為詩書禮樂之文。古之人即之以為道術者，非累於心也，故不可謂之心術；非鑿於智也，故不可謂之智術；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；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。此術者而謂之道，其該徧者也。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，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，以謂道術有在於是也。其生不歌，其死不哭，而墨翟、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。為人太多，為己太寡，而宋鉞、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。誤髀無任而笑上賢，縱脫無杆而非大聖，蒙駢、慎到聞其風而悅之。以謙下為表，以虛空無弓，關尹、老聃聞其風而悅之。此數子者，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，或以強聒不捨而滯道，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，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，計其術之在道中，猶壘空之在大澤也，猶稊米之在太倉也，猶小石之在泰山，毫末之在馬體也。目其所見言之則殊，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。此何故？一石之微與泰山均於成體？一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，一壘與大澤共虛，一毫與馬體皆備。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，而大體未始有離也。嗚呼。沒百家無大全，離大全無百家，非百家則不見大全，非大全則百家不立，其原一也。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，百姓也。欲至大全

而未及大全者，賢人也。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，聖人也。堯、舜之相授，授此者也。禹、湯之相傳，傳此者也。周公之仰思，思此者也。仲尼之潛心，潛此者也。孟子之養浩，養此者也。伊尹之先覺，覺此者也。莊周之書卒於是篇，深包大道之本，方排百家之敝，而終以謬悠之說，無津涯之辭自列於數子之末。深抵其著書之跡，以聖天下。後世孰謂周蔽於天，而為一曲之士。

莊子翼附錄 竟